

从未见过世界的“孩子”

□讲述：苗小丽（化名） 整理：李婷婷 徐荔

“经认定，被告人苗小丽故意杀人证据确凿，罪名成立。但考虑其犯罪时已满 14 周岁，未满 16 周岁，现在法庭判处苗小丽有期徒刑两年三个月。”1 年多前的法庭上，法官庄严地宣判，随着法槌“嘭”地一声沉沉落下，苗小丽也重重地瘫坐在椅子上。她要坐牢了。

年纪尚小的她怎么会犯下如此严重的罪行？在与上海市未成年犯管教所民警长达 2 个多小时的交流中，苗小丽说，直到现在，回想当初那一幕，她都是懵的。

再过几个月，苗小丽就要年满 18 周岁了，她的刑期也接近尾声，她说经过这一遭，她开始理解母亲，也对社会的规则和法律心怀敬畏。服完余刑，她想回家，认认真真的生活，踏踏实实地做人……

染血的豆蔻年华

事情发生在 2019 年 8 月 7 日的清晨。那天，我的肚子突然剧痛，我以为是吃坏了东西，便匆匆跑去小区楼下的公共卫生间，但肚子越来越痛。我知道自己的身体情况，猜测可能是要生了。我立刻给闺蜜发了信息，让她快点打 120，再从家里带把剪刀出来给我。可还没等到救护车来，我已经生了。

一个模糊的肉团掉了在蹲坑里，还连着一根长长的带子。我学着电视剧里的样子，用剪刀将带子剪断，并将“肉团”拎出来，放在旁边的水泥地上。“肉团”是个女孩，很小，闭着眼睛，手乱挥着，没有哭。

该怎么办？面对这样一个突然降临的生命，我的大脑一片空白，手却不受控制地用力掐住了她的脖子。不一会，她就没了动静。会不会不彻底？我又拿起剪刀，丧心病狂地往她的胸口上扎了上去……末了，我将“肉团”扔进了垃圾桶。

后来，救护车到了，闺蜜陪我上了车。等医生给我做完手术已经是下午了，已经虚弱无力的我就在医院附近开了间房休息。

当晚，我睡得很沉，还做了一个

长长的梦。梦里我见到了自打记事以来就没见过的父亲，他与母亲带着我和两个哥哥去踏青。我们在落英缤纷的小路上嬉笑打闹，坐在草地上吃炸鸡喝可乐……

可是第二天清晨，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将美梦撕得粉碎。警察找到了我，我踉踉跄跄地跟着上了警车，到了派出所，开始做笔录。

对于警察的讯问我都供认不讳，可是不明白，我只不过处理掉我不想要的孩子，就像丢掉自己不喜欢的杯子，怎么就是杀人了呢？为什么允许堕胎，但生下来再处理掉就是犯罪了呢？我疑惑地问承办警官。

听到我的问题，警官先是一脸惊讶，随后惋惜地说我一点法律常识也没有。她耐心地告诉我，当孩子出生，就具有了独立的生命，是受法律保护の个体，剥夺他生存的权利，就是犯罪。

我这才恍然大悟，但是为时已晚。母亲慌慌张张地赶来，看着戴着手铐的我，还没来得及问事情的原委，便破口大骂。辱骂声不绝于耳，这是她一贯的作风，也是我最害怕的事情。

不是人间富贵花

我的父母都是农村人，他们年轻的时候就来上海务工，住在最杂乱的违建里。2003 年夏天，我出生了。由于父母都没有文化，只能做最辛苦的体力活。

在我出生之前，父母已经生育了两个男孩，我的到来是个意外，加上重男轻女思想的影响，印象里母亲很少叫我的名字，而是用“多余的”代替。

在我 9 个月大的一天晚上，父亲照常出去打牌，彻夜未归，母亲也没有觉得异常。直到一周过去，仍然没见到父亲的影子。母亲抱着我四处打听，依然没有任何线索。无奈之下，母亲报警了。三年五年过去了，我们一家对于父亲的回归再也不报任何希望。2009 年，母亲回到户籍地，将父亲的户口注销。此刻，在法律上，我的父亲死亡了。

父亲失踪后，赚钱养家的重担就落在了母亲的身上。一个没有文化和稳定工作的农村女人要养活三个孩子有多不容易，幼小的我难以体会。我只知道母亲的脾气越来越怪，越来越暴躁。

小孩子总归是淘气的，可母亲没有时间和精力对我们耐心地说教，而是简单粗暴地非打即骂。骂最难听的污言秽语，或者最伤自尊的话。这也



林芝瑜 画

警官视角 >>>

看着眼前这个高自己半头，丹凤眼，皮肤白皙，一脸稚嫩的小女孩，未管所的民警无法将她 and 想象中的杀人犯联系在一起。

在长达两个小时的谈话中，苗小丽从一开始对于案情的扭捏紧张，到眉飞色舞地介绍放纵生活，再到谈及母亲、孩子时的失落和痛苦，民警的心也随之起伏。

“想穿越到她的 13 岁，掐灭她手中的烟，打翻她的酒杯，拦住她去酒吧的脚步，将她从泥潭中拉出来……”民警惋惜，可惜没有如果。

作家麦家曾说：“我们的一生会遇到很多人，有些人我们遇到了就像碰到了一场火灾或是水灾。”

可怜的苗小丽，如果她的父亲没有失踪，如果她的母亲可以再温柔一些，如果她没有遇到那个“潇洒”的混混，又或者那天的 120 救护车可以早来半小时，她的人生应该有另一种可能性。可如今的她，只能在大墙里迎来她的 18 岁成人礼……

人都要为自己的错误买单。

苗小丽说，分手后她在胸口文了一个自己想象的字：用红色颜料文了“善”

字的一半，又用黑色颜料文了“恶”字的一半，组合在一起，一半是善，一半是恶。

善与恶只有一步之遥，一念之差。民警想告诉她，世界的颜色是多种多样、五彩缤纷的，它取决于心灵拥有怎样的色彩。

那个弱小的新生儿，还没有机会睁开眼睛看一看这个多彩的世界，就被无情扼杀；而面前这个即将成人的小女孩，其实也未曾真正地看过这个世界：一个有着规则与秩序、道德和法律的世界，而非为所欲为、一片狼藉的世界。

最后，苗小丽怯生生地说，她给母亲写了一封信。在信中，她对母亲忏悔：经历了生产的痛苦，她才真切体验到母亲生下她和哥哥时是怎样的撕心裂肺；接受了监狱警官的教育，她才真正懂得生活的不易，尽管充斥苦累，但母亲依然咬牙坚持，从未想过放弃他们。

现在，苗小丽理解了母亲，也对社会的规则和法律心怀敬畏。她想好好服完余刑，然后回到母亲的身边，和自己的家人一起，认认真真地生活，踏踏实实地做人。

错付的情感与代价

因为在上海读书受限，14 岁那年，母亲把我送回老家读书，寄养在远房亲戚家。我十分不情愿，但在强势的母亲面前，我无力反抗。

在上海长大的我无法适应那里的生活。因为听不懂家乡话，我无法和同学交流，老师的讲课内容我也很难理解，我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孤独和无助。

我想念上海的朋友，想念城市的生活，脾气也变得越来越暴躁，与母亲通话时除了争吵还是争吵。有一天，因为亲戚不小心碰坏了我的手机，我爆发了，离家出走。三天过去，母亲让步了，同意将我接回上海。而我不再读书了。

回到上海后，经人介绍，我到一家饭店做服务员，后来因表现良好，转做前台。

做前台其实不是件容易的事，要察言观色为顾客推荐合适的餐点。过早踏入社会的我，早就有了这样的本事，这些对于我来说并不是难事。底薪加上提成，一个月下来我拿到了 4000 多元收入，这让我喜出望外：我有了养活自己的能力！

有一天晚上下班，我遇到了过去相识的朋友，加了微信联系。在家里得不到的温暖，在朋友的推杯换盏之间我感受到了。就这样，我开始频繁和朋友抽烟喝酒，酒后一起拉场子打架。我觉得这样很酷、很威风。

后来圈子里一个混得不错的男孩子开始追我，他身上那种随心所欲、放荡不羁的气质也深深吸引了我。记得我 14 岁生日那天，他从很远的地方赶来，约我去一家 KTV。当我来到约定地点，服务员捧出一大束玫瑰花摆在我面前，说：“苗小丽，祝你生日快乐。”

接着，在服务员的引导下，我沿着铺满鲜花和蜡烛的路走到了包间，打开门的瞬间我彻底被感动了：所有的朋友都在场，一起唱生日歌。那个男孩子站在中间，捧着蛋糕给我送上生日祝福。他给了我一个期盼已久的完美的生日。

我以为找到一个可以托付终生的人。我们开始同居，我为他洗衣做饭，等他回家。

刚开始总是甜蜜的，可是好景不长，他回家的时间越来越晚，有时候第二天早上才到家，一身酒气。我问他在外面做什么，他说在一家烧烤店打工，晚上生意忙。我没有怀疑，直到有一天，朋友发了张照片给我，照片里我的男朋友在一家酒吧，正搂着别的女人。我着急地赶到酒吧，质问他，他却轻描淡写地说，只是玩玩不必当真。我失望至极，我付出了所有感情，最后还是被辜负了。我们就这样不欢而散。

分手后的几个月里，我一直没有来例假，可我一点也不懂，身边也无人在问津。

后面肚子一天天大了，我才知道自己怀孕。我很害怕，但又不敢跟母亲说，我更怕她的责骂。

分手带给我的打击很大，孕期我也一直借酒消愁，生产前的那天晚上，我依然跟朋友去酒吧玩了个通宵。随后，悲剧就发生了。

再过几个月，我就要 18 岁了，我的服刑生涯也将接近尾声。最近我总是 在做 一个梦，梦到我那没来得及睁开眼的孩子，梦里她黑洞洞的瞳孔面对着我，不停问：“妈妈，你为什么不要我？”每次惊醒我都一身冷汗，心如刀绞……